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編主五雲王

集坡東蘇
(九)
著 軾 蘇

行發館書印務商

蘇東坡集

(九)

蘇軾著

庫文有萬

種千集第一

者纂編總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東坡集後集

卷十四

啓十八首

答杭州交代啓

伏審知府鈐轄待制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軾偶以庸虛適相前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卽諧瞻奉尤切詠思

答館職啓

伏審奉詔明庭陞華冊府國有得賢之慶士知稽古之榮虎觀石渠極諸儒之妙選鼇宮金闕笑方士之遠求自喜衰年獲觀盛事某官學本自得道惟造深溫故爲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學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知賢則深軾方此賜環遽承枉駕沐浴音之已厚愧馳謁之未遑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

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人淳事簡地沃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難既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

衰病倦游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闊疎溪湖清遠但坐糜於麋祿顧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曲垂鎮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運使郎中才簡上心名高省戶暫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末足爲衰朽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既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足見廟堂之兼容釋汝穎之清閑當江淮之衝要舊游所樂習俗相諳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爲條教自然獄市之清此蓋伏遇某官師保斯民奢龜當代折衝禦侮已獲萬人之英補隙輔疎更收一木之用軾敢不益求民瘼勉盡鄙才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

答晁發運及諸郡啓

衰病交攻已安僻壤寵光薦及復付名邦雖見吏民敢違條教尚緣大庇使獲少安此蓋伏遇某官忠厚有容高明畢照樂善忘勢稍露外臺之威講舊論心曲敦同榜之好餘人某官忠厚有容通明畢照朝高雅望流風采之聲聞士誦德言借光華於枯朽致茲疎拙粗免曠穠愧展奉之未皇但緘藏之無數

賀彭發運啓

伏審拜詔十行觀風六路允符公論克振先聲恭承曩契之隆得與屬城之末瞻依有素感慰居多伏惟發運吏部年兄士聰英風時推舊德用久淹而未盡才歷試而愈高船滿潭中行奏韋堅之課錢流地上

佇觀劉晏之能，喜抃之深，力占難盡。

答杜侍郎啓

伏審薦膺天寵，榮貳卿曹。士友喜於彙征，朝廷爲之增重。伏惟兵部侍郎溫文亮達，宏遠清通，直道不回。貫今昔而無愧，處躬自厚，蹈世俗之所難，事愈練而益明。用雖晚而必濟，自聞休命，實起懦衷。遽承問訊，之先益佩，謙光之過。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

燕南趙北，昔稱謀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捫心知愧。伏念軾愚忠自信，朴學無華。孔融意廣才疎，訖無成効。嵇康性不傷物，頻致怨憎。叨逢聖世之休明，未分昔人之憂患。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之莫回，悼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燮和天人，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眷此餘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旣倦北平之遷。憲比方回，終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筆舌難周。

謝本路監司啓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疆場之憂。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臥護。敢緣厚德，尙許兼容。伏惟某官名重搢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之災。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顧惟朽鈍，得奉教條。但交欣悚之懷，莫罄贍依之頌。

謝諸郡啓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覩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拙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顚擠勉加策勵之勤。少答吹揚之賜。

賀鄰帥及監司冬至啓

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兆黃宮復來於七日候微陽之協應知君子之彙征伏惟某官碩德庇民傑才經世踐揚中外之寄益推望實之隆既醉大平實具周詩之福大有上吉允符羲易之占軾限以守邊未皇稱慶徒云善頌莫罄鄙懷

賀鄰帥及監司正旦啓

新曆旣殞蓋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非獨疇咨之用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旣

答丁連州啓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鶴露稍習蛙蛇自疑本僨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況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已聞名而自慚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違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苑而有力於嘘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於中起廢之文猶欲借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答陳提刑啓

久竄島夷偶未書於鬼錄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況清廟瑚璉之姿爲明堂杞梓之用欲聞名而未敢
豈流問之或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魯諸儒之德業緣飾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
暫屈雲霄之步一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
吹噓之力旣感且怍不知所云

答彭賀州啓

竄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洒掃真祠拜賜散人之號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
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
已五漿之先餽但慚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爲好

答王承議啓

泮水受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栖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悅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知郡
承議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歌詠風流近傳邵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捐存豈獨
憐衰朽而借寵光蓋將敦風義以勵世俗感佩之至筆舌難周

答王幼安宣德啓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關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澹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
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
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彼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

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爲好

書八首

杭州上執政書二首

十二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百拜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軾言爲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肯恬不爲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放米價斗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錢皆月錢炎炎可畏軾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斬借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本州裏外九縣日糶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免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鄰郡運致三萬石尙少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須至控告軾近以本州廡宇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度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出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廡宇雖不及元計料錢數先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廡宇弊壞

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救飢設使不因修完廢宇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爲過而况救飢修屋兩用而並濟乎軾愚忝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卹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揮輒已一面告喻商旅令儲峙米斛具水陸腳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軾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爲慚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殛何補於事兼軾近者奏爲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紬絹錢常於歲前散絕今尙闕大半刻刷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之極害必及民近蒙朝廷許輶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望更輶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祇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飢民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良策也此外祇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誘勸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禍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烏獸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爲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貼錢雇人凶年人戶重有此擾皆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旣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軾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扣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宣

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再拜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爲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饑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鵲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尙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可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閑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旣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官吏皆來見軾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奈何軾曰吾爲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卽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賈不行軾旣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懼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私意其不爲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

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爲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途有錢荒之憂。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卽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勢，若不且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過計，事難施行，卽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紙慄戰不宣。

揚州上呂相書

軾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爲義，不當在外獎飾過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在內外也。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束吏養民，亦粗似所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請，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軾常在外爲朝廷採撫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之，豈非學道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欠，蒙示俞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痏也。近復建言，綱運折欠利害，乞申明編敕，嚴賜約束行下，而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必已關覽。此事若行，不過歲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年之後，所得必却過之。但綱梢飽暖，餽運辦集，必無三十萬石之欠，而能使六路運卒保完背賴，使臣人員千百人保完身計，此豈小事乎？其餘綱運弊害，小小枝葉，亦不住講求，續止其事。又軾自入淮南界，聞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咨怨，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

旅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衆。資用坐竭。則所喝惟命。州郡轉運司皆力主此輩無所告訴。竊聞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坐致枯涸。若不及相公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於不可救矣。祇如揚州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爲虐不已。原其情蓋爲有條許酒稅監官分請增剩賞錢。此元豐中一小人建議。羞汚士風。莫此爲甚。如酒務行此法。雖士人所恥。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旣增之外。刻剥不已。行路被其虐矣。軾旦夕欲上此奏。乞罷之。亦望相公留念。軾已買田陽羨。歸計已成。紛紛多言。深可憫笑。但貪及相公在位。求治繩墨之外。故時効區區。庶小有益於世耳。不宣。

答虔倅愈括奉議書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爲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爲。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謝不宣。

答王庠書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旣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贊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覘。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答潮州吳秀才書

軾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與子野先生遊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

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使諭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爲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蓋嘗作問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日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爲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曰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幸甚幸甚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赦然所論孟揚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翛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贊足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諭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淪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略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遇少留爲印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愛

答謝民師書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景能使其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

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答劉河部曹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瘡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慚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敍。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儂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驥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

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尙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効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置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剗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宣。

卷十五

記四首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象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覆視之，則二人者手苦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